

呢？這也是評審認為此書讀來令人感到驚恐卻又遲遲無法坦然放下書本的原因。真實與魔幻同時充盈其中，血淋淋的場景造成心理上的壓迫，當闔上書頁後小說中因殺戮而飛濺的黏稠血汗仍揮之不去，讀者一方面吁嘆地獄般的修羅場幸而只存於書中，一方面卻又不自覺搜索枯腸自身腦海中有關砂拉越的歷史知識，漸漸將小說與那段狂亂的歷史相疊合，才恍然了解那些描繪不僅僅是虛構，張貴興是用小說的方式重建那段過往，歷史如雲，只需抵禦遺忘來緊緊抓住罷了。

《野豬渡河》獲得各文學獎多數評審的高度評價，其中可歸功於小說書寫策略上的匠心獨運，暗示的瑣屑散落在字裡行間，錯落文字間隱隱滿地是端倪。全書25章依照場景、事件、敘事角度可切割為幾部分，相關章節可集結成獨立的短篇小說來閱讀，然而張貴興卻刻意破壞篇與篇之間時序或空間上的連貫性，重塑章節順序，獨留篇章間隱晦的關聯相互扣連，直到讀完最後一章，方能解開首章所留下的謎面。當所有謎底揭開，回頭審視盤根錯節的線索，網絡下的眾群體各自歸位，包括原住民、日軍、漢人，乃至於野豬群們對生命戕害的立場得以清晰，使得「文明」與「野蠻」的界線變得難以甄別，徹底動搖人們對於文明與人性的判斷準則，終究徒留喟然一嘆。

張貴興手攏萬縷線索，一收一放間終成此一巨作，綜觀其創作歷程，獲獎無數的《野豬渡河》應可視作張貴興至今的攀頂之作。

## 陳思宏



圖5 陳思宏

## 高舉招魂幡，重返已殤之地

2020台灣文學獎的圖書類金典獎年度大獎以及第44屆「金鼎獎·文學圖書獎」由陳思宏的《鬼地方》折桂。陳思宏藉著此書帶領我們造訪他的家鄉——彰化縣永靖鄉；靖，安也，本有安定、止息平定之意，然他筆下的故鄉彰化永靖卻與地名意義相左，是個百鬼橫行、暗潮洶湧的不平之地。陳思宏擷取大量自身成長經歷、家鄉地理元素及台灣民間習俗融入小說中，完成一部架構在無比真實上的虛構小說。評審們認為《鬼地方》同時兼具生命、生活與社會脈動，在實與虛之間取得平衡，故將年度大獎頒給陳思宏。

《鬼地方》在時間與空間的編排上呈現無限壓縮卻也無限延伸的特性。在時間方面，一切始於中元節那一日，鬼魂即將重返，人也踏上故土了；主角陳天宏在這天從德國回到故鄉，因為他的歸來，陳家眾人、逝者也從四面八方再次聚首。中元節是個重要的分界點，小說一半以上的情節是陳家三代在此之前的故事，包括陳家世代難解的婆媳關係、陳家眾姊妹的婚姻狀況、不斷被提及的五妹的葬禮、小鎮上不可明說的秘密等，透過不同人的回憶、敘述視角，時間軸

來來回回綿延數十年，最終在中元節這天嘎然而止。小說另一半篇幅則是聚焦在陳家眾人的「今天是中元節」，以及陳家小兒子返家的場景間相互轉換，將前面留下的謎團在此日一一公布。空間方面則以永靖這個「鬼地方」為中心，眾人莫不渴望著離開此地，冀求遠颺，故從永靖各自輻散出去，每個人於各地又繼續他們的故事。然而離鄉後反倒故鄉的細節變得更為清晰，地理的距離拉開了，心理的距離卻一步步靠近，小說最後也安排眾人回歸。

「永靖對我來說，是個鬼地方，我一輩子都想逃離。」陳天宏這樣想著，其他人也這樣想著，只是越想逃離，卻發現無所遁逃，出走之後處處皆成新的「鬼地方」，無處可去之下只得回到初始之地。霎時才明白原來鬼從不存於他方，而是存在人心，重男輕女的偏見、恐同者對同性之愛的憎恨、愛而不可得的嗔癡，一切妄執在心中落了根、生了陰狠，進而做出傷害人的事，證明了禍不在鬼而在人。陳思宏花費很長的篇幅鋪陳人心難測與扭曲，每揭開一樁事件的來龍去脈總讓讀者感到害怕，但幸好最終他替讀者留下一盞溫暖的燈，在陳家姊妹你來我往的抬槓間彼此跟心中的某項執拗和解，跟在世的人和解了。只是當所有人以為作者就此收筆時，又讓眾人猝及不防地跌進最大的謊言裡，原來長年瘋癲的陳家老四老是嚷嚷的那一句：「媽媽不見了。」不是一句癡語。

陳思宏最後這一筆，如同再次豎起招魂幡，對象變為所有讀者，將之引請回「鬼地方」，翻遍書頁陷入所有線索中無可自拔，心甘情願踏足《鬼地方》裡每個犄角旮旯之處。